



□ 13  
3857







辨伊藤仁齋送浮屠道香師序



送浮屠道香師序

此文蓋倣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師序而俗然其立言命意悖戾淺陋固非儒者之言也夫韓子未為實知道者而其衛正排邪自以為已任雖躬遭竄謫屢瀕九死而不以為悔如佛骨表原道諸篇歷歷可觀而其送文暢



詞如溫藉含蓄而其意之嚴凜不可  
犯今仁齋之送道香也始終本末未  
嘗少有關正之旨而動似涉含糊調  
停以取悅於彼之意使韓子聞之則  
亦失所望必矣

余少時甚好學忘寢食廢百事唯學之耽  
不爲名進不爲利務立則見其參于前居  
則見其迸于席凡至于飲食談笑出入應

接野遊郊行望山瞰水暨聆里巷歌謠觀  
市上戲場觸機隨事舉皆靡非吾進學之  
地矣

其然豈其然乎

自以爲吾性愚魯百不足稱然於好學一  
事雖聖人亦不敢讓焉其自信之篤也如  
此

夫孔門三千子獨以顏子爲好學而又



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學也則好學之至難可知况  
自稱自許至有雖聖人亦不敢讓之云  
豈學孔子者之所宜言乎

夫愛類於己者而惡異於己者人之同情  
也無擇於親疎遠邇苟聞好學而勤勤而  
有成則注視傾想欽仰嗟歎若聽空谷之  
足音若在遐荒而逢故人忻忻然有不勝

其悅者也雖浮屠醫方異端小術士有嗜  
學務業蘄然特起於衆者心竊慕焉將以  
麾之奚敢以異視

既愛類于己者如此其惡異於己者果  
何在邪

釋道杏師博學不厭遍讀大藏經譚玄理  
津津如也又深嚮吾聖人之道自詩書語  
孟而下至於閩洛諸君子之書靡不涉獵



辨通卷之四  
探討講磨切劘以究源委之所自豈向所謂嗜學務業斬然特起於衆者夫非斯人乎夫非斯人乎

夫深嚮聖人之道而究語孟閩洛之源委此何等見識何等地位而問其人則釋門道香師也問其所得則讀大藏經譚玄理津津如也是安不爲天下後世獻笑之資而虛美妄舉佞佛到此是豈

儒者之所爲哉

然近覺宋儒之說與孔孟之道有差聞予講古學而遠來自豐州質以所疑予爲剖別其紕繆以告之師一聞之便釋然矣讀而至此不覺失笑幾不能揮毫矣

因謂世之儒者徒咀嚙乎宋儒之語而未廣涉乎緇林之書所以不知宋儒之學本自禪來



朱子嘗言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邪此言學者所宜深察而明辨而近時儒者眼力實卑氣魄實小不能見道體本然之全而察義理精微之實是以凡吾儒所以語道要者

才與異端相類則指摘避忌不敢以自誦于口不亦鎔乎抑道香以已爲釋流而譏宋儒之出於禪亦可謂不見其蹊之甚矣或渠慍朱子痛辯佛學之非無逃其情欲假仁齋以壓之亦未可知惟我能識吾子辯宋儒之繆實出於不得已而語之詳擇之精指斥疵病抉剔瑕類昭昭然晰晰然莫所能逃其情乃孔孟之



真傳也從此相得懽甚

仁齋直斥程朱自以孔孟正脉任則其  
自視爲如何而至蒙異端竺徒之印可  
相得懽甚何其聖學之衰也余又觀其  
所作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辯及語孟字  
義彼於大學語孟文義尙不通何及其  
理之當否乎以此妄議程朱之說無忌  
憚之甚

近又將歸于豐謂予曰願爲我述一言以  
示爲學之法

夫異學之徒而講乎聖賢之書其迹似庶  
乎善變者然其心實不在此特以此爲  
壘斷之計耳

予曰我素寡陋謏聞奚足以爲子之贈然  
問而不告非禮也告而不盡非忠也擇之  
在子詎赧盡言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孟子於夷之謂不直道不見而必  
先辯服其陷墨之非而後止今婉語寬  
說如此文則豈止失言而不直而已乎  
夫自學者見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見之  
本無儒無佛唯其一道而已

儒者所學則天地之一道而雖堯舜孔  
孟亦儒而已矣佛乃悖之害之猶君父  
之有亂賊五穀之有螟莠也然則自天  
地見之儒者本然之成名而佛則虛稱  
惡物不可不公可見今乃兼舉儒佛略  
無彼此辨別之言至於并以為天地之  
所無此特溺襲習俗之故以儒為專門  
家流之通號耳其自慢而無稽亦甚矣  
哉



所謂道云者卽天下之公道而非一人之  
所得而私焉雖聖人莫能損益之也

有於此實見得焉則識釋氏之乖道而  
知與道杳謀之非義何至於計利害徇  
人情以貽吾黨之誦哉吁其亦不講乎  
程朱之書之過爾往者不諫來者可追  
仁齋於此濯太舊學所染之非而新遵  
宋儒道學之美則其變故習而反正路

亦不難矣此區區之望也

今師生于天地間焉則當從今日之天地  
而求焉勿向前求之勿從後推之邇而求  
于遠非善道也厭常而趨于異非善教也  
天地之間必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昆  
弟有朋友之交晨興而夜寐夏葛而冬裘  
雖天子不能改焉雖聖人不能易焉亘古  
今而準四海根乎人心而通乎物理是吾



所謂一道也雖佛不能離於今日之天地而獨立焉則可知離於今日之天地而無所謂道者也

道已如此矣而佛則欲離天地絕人倫而獨立此其所以得罪於聖人也今已知如此而不痛辯之猶稱釋氏推其瀾而不已何邪

師之道吾之道豈有二焉乎哉又唯其是而已

此意欲不斥彼之非不拂彼之意平說天地自然之本為渾厚廣大之言以誘之自服耳殊不知彼欲聞儒者之道而甘心釋徒舊態則其不實無志固亦可見而我之告之已不能刺頂門上一鍼以衝其膏肓則千喻萬囑徒為姑息因循足長其累葉耳夫何益之有



吾聞佛之教以貪嗔癡三者爲其大戒雖  
儒者犯此三戒焉則吾不見其爲君子況  
於名爲佛之徒者乎今儒者必欲攻佛而  
廢之佛者必欲援儒而一之如虎相攫如  
牛相齧執戟而相鬪固壘而相守未必不  
相涉此三戒

此言非常之笑也。以儒者之攻廢佛  
氏爲犯於三戒。怪言異說可笑可歎。使

孔孟在天之靈聞之則其憂患何如哉  
且仁齋真以彼所謂貪嗔癡三戒爲與  
吾儒省察克治之實功無異術邪有邪  
若有異則何必附會牽強爲吾道之汙  
以黨于彼哉必以爲無異則是亦佛也  
而已何望議他人之禪不禪也夫孟子  
叙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自以距楊墨放  
淫辭爲承三聖者之功而其惡邪說暴



行之甚不止于亂賊禽獸之害其豈有  
一毫私忿伎害之心哉蓋其憂道關邪  
之嚴如此而自不容已耳而今稱承孟  
子之傳者顯然以攻佛而廢之爲非而  
著之於送佛徒之文則根本已乖夫復  
何言古人有言寧可得謗于今人不可  
得罪于天下後世何可不思哉

今師之問我我之告師從容和寬意消氣  
平問焉而無所挾答焉而無所諱何嗔之  
有

此所謂放飯流歎而無齒決之問者耳  
况道香之於仁齋不爲無所挾而仁齋  
所告本亦無足諱者乎

倘使佛聞之必拊掌稱善哉於是乎書昔  
貞享乙丑之歲仲春初六日伊藤維楨謹  
書



仁齋以真儒自名每譏宋儒嫌於禪學  
而今黨佛如此則拊掌善哉之報固其  
所也嗚呼聖學廢而邪誕蠱起其為吾  
道害莫如釋氏之甚者是則苟有志於  
儒學者之同憂而雖仁齋亦吾黨耳故  
於此等舉錯深為吾道歎惜而至於感  
激訐直取怒於人則有所不暇顧焉

友人某持伊藤維楨與浮屠氏一文

來示予予一讀之駭愕甚矣固雖不  
足深論然亦恐初學或惑於其言而  
輕信邪說遂逐一辨批其非以與諸  
同志孟子不云乎能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此後學所當謹守也貞享  
丁卯十月十八日佐藤直方識



新刊

正德三癸巳年九月吉日

京師 芳野屋權兵衛

大坂 出店同五兵衛

開版



